

主编
陈明
朱汉民

序 言

第十八辑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原道

第十八辑

主编

陈明 朱汉民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道. 第 18 辑 / 陈明, 朱汉民主编. —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-7-5656-0640-3

I. ①原… II. ①陈… ②朱… III. ①文史哲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9563 号

YUAN DAO

原道(第十八辑)

陈 明 朱汉民 主编

责任编辑 王慕飞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48

电 话 68418523(总编室) 6898246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鑫马印刷厂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22.5

字 数 349 千
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编委会

主 编	陈 明	朱汉民		
顾 问	李泽厚	庞 朴	韦政通	杜维明
	余敦康	李学勤	牟钟鉴	陈 来
学术委员	郭齐勇	李明辉	蒋 庆	赵汀阳
	盛 洪	廖明春	郑家栋	林安梧
	任剑涛	邓小军	黄玉顺	卢国龙
	张新民	东方朔	韩 星	刘乐贤
	于述胜	高全喜	杨立范	干春松
	朱汉民	陈 明		
编辑成员	王 正	张宏斌		

本 编 作 者

- 周伟驰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
林安梧 慈济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
赵 峰 中共中央党校文化学教研室主任，副教授
闫 恒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
亓 元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旅业管理学院副教授
周 瑾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
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
陈端洪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
任 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
杨万江 自由撰稿人
张宏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
王琛发 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总裁
周伟民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
唐玲玲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
余 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
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
袁伟时 中山大学教授
宋大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
秋 凤 自由撰稿人
程广云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，教授
夏年喜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

目 录

宗教与文化

传教士的末世论与洪秀全的弥赛亚主义	周伟驰	(3)
“中华道统”与“文化中国”：论“多元而一统” ——“文化中国”、“政治中国”与“经济中国”的对比反思	林安梧	(39)
朱熹之理辨析	赵 峰	(46)
略谈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当中的儒耶关系问题	闫 恒	(71)
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“过度诠释”	亓 元	(86)
探息——呼吸的生意与节度	周 瑾	(119)

政治哲学

在宪政国家的框架下，用族群政治化解民族政治	高全喜	(135)
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人民制宪权 ——论 1949 年《共同纲领》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	陈端洪	(138)
秩序、历史与实践：吕祖谦的政治哲学	任 锋	(175)
论现代礼学的一般原则 ——兼论儒学的人权观念	杨万江	(193)
“推阐理势”——苏轼政治哲学的逻辑理路	张宏斌	(206)

天下儒学

陈祯禄的马来亚独立之梦：联合他族海外建国的想象与实践	王琛发	(22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张之洞在白龙尾岛维权中的贡献 周伟民 唐玲玲 (247)

知识与信仰：简论孔教大学的办学始末 余 龙 (263)

中国当前信念缺失危机的发生与解决

——试谈儒学的现代价值 王 正 (285)

对话与争鸣

儒家是宪政主义吗？

——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袁伟时 (299)

《儒家与宪政主义》：袁伟时对秋风的批评的再批评 宋大琦 (308)

儒家宪政主义之源与流

——敬答袁伟时老师 秋 风 (312)

教育为体 宗教为用

——兼评两种儒教 程广云 夏年喜 (323)

读书与评论

评介《优入圣域》 幕少艾 (339)

编后记 (351)

宗教与文化

传教士的末世论与洪秀全的弥赛亚主义

□ 周伟驰

两次大觉醒运动

19世纪初英美新教传教士来华，其神学背景是17、18世纪的虔信主义(German Pietism)和英美“大觉醒运动”，以及19世纪初的“第二次大觉醒”。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：摩拉维亚弟兄会领袖亲岑多夫(Nikolaus von Zinzendorf)和循道宗(或卫理公会)创始人卫斯理(John Wesley)。他们本身受到了时代风潮的影响，同时又在他们的激发下，新教各宗各派开始向全球传教。^①

在大觉醒运动中，千禧年主义盛行。人们都相信基督即将复临，在地上为王一千年。一些人相信大觉醒预示着一个新的千年盛世即将来临，在持续的努力之后，福音将传遍全球，世界将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节节高升，成为基督的国度，最后基督亲自复临，审判世界。这种千禧年观点，也就是“后千禧年主义”。神学家爱德华滋和他的学生霍普金斯持这种观念。^②后来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就相信这种观点。另一些人则相信“前千禧年主义”(premillennialism)^③，认为世界已经彻

① Sheridan Gilley, “Introduction”, in: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(vol. 8): World Christianities: c. 1815 – 1914*,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06, p. 2.

② 雷孜智著，尹文涓译：《千禧年的感召》，14—24页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。

③ Sheridan Gilley, “Introduction”, in: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(Vol. 8): World Christianities: C. 1815 – 1914*, Cambridge University, 2006, p. 2.

底腐败，任何人为的努力都起不到作用，只能等待基督复临，亲自领导人们。而基督很快就要复临。无论是哪种千禧年主义，对基督复临的盼望是这一时期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心，它成为传教运动的一个推动力，因为基督复临意味着审判，而在审判前将许多还没有听闻过基督之名、还没有皈依基督的异教徒转变成基督徒，使他们不至被定罪，是一个迫切的任务，因此，为着救人的灵魂，传道士的工作就是必要且迫切的。

在 19 世纪初，美国又兴起了“第二次大觉醒运动”，涌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宗派(教)，如摩门教、安息日复临教会等。这一次大觉醒运动的特点是，到处都有人宣告，诸天正在打开，基督正在复临，新先知们正行走在大地上。^① 这种千禧年主义无疑更有一种“现场感”和“紧迫感”。浸礼会牧师罗孝全作为神学基要派，对这种千禧年主义绝对不会陌生。

1860 年，在《赐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罗孝全诏》里，洪秀全对他以前的老师罗孝全说：“朕来乃是成约书，征验福音在斯乎。天国迩来今真来，哥至如贼确不诬。在地如天圣旨行，三即是洪认得无？……浸水虽义火更义，人火以火必经试。哥偕圣神火俱临，爷哥朕幼同御世。……孝全认得尔主、尔神、尔爷、尔哥来否？……天上地下有天国、天京、天朝、天堂，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，举世尽归爷哥，其国靡既，醒否？信否？……”^② 尽管在罗孝全看来，洪秀全自居上帝次子、基督弟弟，是罪不可赦的“异端”，但是在洪秀全那一边，却不无委屈和充满幻想地表示，太平天国业已实现了他这位老师的千禧年主义盼望，老师应该加以承认。^③

末世论二元结局带来的紧迫感

经过了启蒙主义以及“世俗化”、“现代化”和“人文化”的洗礼后，当

^① Terry L. Givens, *The Latter-day Saint Experience in America*, Greenwood Press, 2004, p. 7.

^② 见《洪秀全集》，205 页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5。

^③ 在太平天国钦定版《启示录》著名的第 20 章讲述“千年国度”的地方，洪天王大笔一挥，写道：“今蛇兽被天亮烧灭，验矣。”在第 21 章“新天新地”、“圣城新也路撒冷”之旁，洪天王亦批曰：“在地如在天，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，天上地下一样，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。上帝基督下凡，带朕暨幼主作主，创开天朝天堂，上帝天堂今在人间，验矣。”见：罗尔纲、王庆成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·太平天国》（共十册），366—367 页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（以下简称续编）。

代基督教系统神学常常把末世论放在最后一章，不太起眼。“属灵战争”、“天堂”、“地狱”、“魔鬼”、“末日审判”这样的观念，也多被冲淡。其实，在马丁·路德至施莱尔马赫之间的这段基督教神学史中，它们才可说是核心的章节。新旧教派之间发生的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，很容易强化这些神学观念。

按照福音书和早期教会的说法，在耶稣基督升天后，他的门徒时刻警醒着，等待基督复临，迎接主的到来和末日审判，圣徒进入天堂，坏人下到地狱。但是，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，一代一代基督徒过去了，基督仍旧没有回来，他复临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了。随着基督教成为国教，教会在社会上掌握了信仰大权，教会宣布它就是地上天国，主在圣礼中与人们同在，这样就缓和了盼望所带来的紧张感。同时，天主教发展出了“炼狱说”，认为未信而死者仍有机会在死后洗净罪恶，进入天堂，在这个洗净的过程中，死者的活着的亲属甚至都能通过赎罪券帮上大忙，因此，末日审判所带来的“不是天堂就是地狱”的二元结局带来的紧张感也得以缓解。

但是，到新教改革时，这种缓解和松弛被消除了。路德在跟天主教的对抗中发展了他的末世论。有人认为，“末世论的紧张贯穿了路德的整个世界观”，要理解路德其人、其思、其历史意义，便不能忽略他的末世论，“启示录元素”(apocalyptic elements)是其内在成分。^① 路德反对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及其背后的“炼狱”观念(活人可通过购赎罪券为炼狱中的已故亲人减罪)，更反对通过种种仪式和行为“成义”的神学，而主张“因信称义”，因此在路德的神学中，只有天堂和地狱，一个人死后并不会去到什么“炼狱”那里洗净，而只是在“熟睡”中，直到末日那天被上帝突然唤醒。^② 他在 1530 年写的“洁净之火的废除”中专门驳斥了炼狱说。至于加尔文更是说：“洁净之火是撒旦败坏的虚构产物，它使得基督的十字架成为虚荣，为上帝的怜悯带来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，动摇我们的信仰，并使它变质！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，洁净之火不就等于补赎？补赎不就得为死者的灵魂效力，以去除生前犯的罪？如果我们必须承认‘足够

^① Robin Bruce Barnes, *Prophecy and Gnosis: Apocalypticism in the Wake of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*, California: Stanford Univ. Press, 1988, p. 36, 38.

^② 同上书, p. 37.

惩罚的’这种愚昧想法被摧毁了，那么炼净之火的根基也同样被摧毁了！……基督的血是针对信徒的罪的唯一补赎……唯一的赎罪祭……唯一的洁净……炼狱之火是……对基督可怕的亵渎。”^①炼狱被取消后，人在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完全由今生的信仰决定，从而带来今生信仰与否的抉择导致重大后果的极度紧张感。

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最大神学家爱德华滋就继承了这种“天堂—地狱”二元论。1741年7月8日，爱德华滋在大觉醒运动高潮期所讲的著名的布道“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”，它集中体现了新教神学的这种“天堂—地狱”二元论，它也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颇有代表性的文献。该篇布道辞主体由十一个“考虑”构成。如下：一、上帝可以把恶人在任一时刻弃入地狱。二、恶人该被弃入地狱。神圣正义意味着上帝可在任一时刻毁灭罪人。三、恶人，在当下这刻，处于上帝的定罪之中；四、恶人在世上时——在此刻——就处于地狱的折磨之中。恶人不要以为，因为他们身体上并未置于地狱中，上帝（罪人现在就在其手中）便——在此刻——不对他们忿怒，像他忿怒于那些他现在正在地狱里折磨着的可怜的受造者一样，后者在此刻确确实实感受并承受了他忿怒的严酷。五、只要上帝允许，撒旦便会降临到恶人身上将他据为己有；六、倘若不是上帝约束，恶人的灵魂便会被地狱之道控制，它们立时便会燃成地狱之火。七、死亡随时都可能发生，恶人在任一时刻都不能感到安全。八、无论是自我照顾还是别人的照顾，人都不能保证脱离了上帝的忿怒。九、只要恶人继续拒绝基督，他们为免受地狱之苦而做的一切事都毫无价值。十、上帝从未许诺救我们脱离地狱，除了那些藉着恩典的约在基督里的人。十一、除非悔改，恶人不能脱离上帝的忿怒。^②

爱德华滋为了劝人悔改皈信基督，极力渲染地狱的可怕景象，上帝忿怒的严重后果，以及信从基督后的美好景象。通篇都充满了一种“急端紧迫感”，恨不得听众听了布道辞后就立刻决志归主。里面这样的话到处都是：“你们刚才所听见的，乃是你们当中每一个在基督以外之人的情形。那凄惨的世界，那烧着硫磺的火湖，正在你们脚下展开。那里有

① 莫尔特曼：《来临中的上帝》，95—96页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06。

② 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Sinners_in_the_Hands_of_an_Angry_God (2011/1/3)。

上帝的忿怒熊熊燃烧的火坑；那里有地狱张开的大口；你是无所凭依，无法站立，你与地狱中间所隔的，只是空气而已！”“你们当中尚未悔改重生的人，要思想这事。上帝要发烈怒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要施极刑，毫无怜悯。”“你们中间那些不肯悔改和延长最久不下地狱的人，至终也必下地狱！你们的惩罚并不打盹，必快快临到你们，而且很可能会忽然临到你们中间许多人身上。”“你们眼见这样一个圣灵大大浇灌的日子，而自己不蒙选召，你们要恨自己在未曾见着这日之先，未早死去，下了地狱。无疑，如今正像施洗约翰的日子一样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必砍倒，丢在火里。”^①这样的布道怎能不令听众紧张，难怪当时会有人这样说：“我在想，爱德华滋先生的演讲一结束，末日审判就会降临，最后分别的时刻到了。”^②这种布道风格在两次大觉醒运动中很流行。

梁发也通过马礼逊、米怜等人继承了这种二元论，并在《劝世良言》中将这种二元论及其固有的紧迫感传给了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。在《劝世良言》中他亦指出，听到了福音却不接受的人将有灾祸，这跟福音派牧师的恐吓如出一辙。^③洪仁玕回忆起与洪秀全等人一起读《劝世良言》中大洪水故事时的情景：“读至洪水泛滥，所多马城之毁灭，及末日审判诸段，彼等皆生恐怖，不知此等灾劫果再临否？”^④再后来通过与罗孝全的接触、阅读圣经中译本以及一些传教小删节，大觉醒运动中的神学紧张感传导到了洪秀全以“天国”为核心的“上帝—撒旦”、“天堂—地狱”的二元论神学中。

现代传教运动的兴起

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，新教一旦扎稳脚跟，就开始向外传道。当代

^① 《爱德华滋传》，华夏出版社，附录第5篇“落在忿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”。见该书225、230、233、235页，2006。

^② 同上书，78页。

^③ 《劝世良言》(卷七)，98—9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。“论真经圣道福音宣传到该地，凡有人不肯接受者应当之祸”，若有人骄傲不听从，死后来生决不饶恕之。106—108页，“论人不信神天上帝赦罪恩诏之福道该受的永祸”，凡听福音不信者，在世时或受“灾难穷乏之苦”，或虽不受苦但死后“灵魂落地狱受烈火之永罚”。

^④ 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太平天国》(六)，849页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。

研究表明，欧洲大陆新教差会的正式形成虽然看起来比英国稍迟一些，但在来源上要比英美早得多，可以一直追溯到德国及欧洲大陆的虔信派。甚至整个英美现代传教运动都可以在欧洲虔信派那里找到先驱，因此英国传教运动的创新性不像原先看起来的那么强。传教的热情和牺牲精神，对异文化的好学精神和对异教徒的仁爱精神，将信仰之热诚与启蒙主义对个人价值的注重结合起来，将对组织的委身和对基督教国土的承认结合起来，这些都在德国和中欧虔信派那里具备了。哈勒(Halle)和赫恩哈特(Herrnhut)是虔信派的两大中心。哈勒大学的创始人弗兰克(Francke)，他在创办大学的同时，还创办了一个孤儿院。当1699年新教的丹麦王决定向其印度殖民地昆切巴(Tranquebar)派人传教时，他在本国找不到合格的并且愿意当传教士的人，后来才在弗兰克从前在哈勒的学生中找到。这两个学生Bartolomäus Ziegenbalg和Heinrich Plutschau，他们于1705年开始在昆切巴工作。他们将圣经翻译成了泰米尔语和印度语(Hindustani)。他们还办了一个印刷厂，该厂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虽然经历了时局的动荡，但仍旧坚持不懈地用泰米尔文出版了三百种书籍。^①除哈勒外，摩拉维亚弟兄会亦是虔信派传教中心。以亲岑多夫为精神领袖、以赫恩哈特(Herrnhut)为基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曾向苦地格陵兰和拉布拉多(Labrador)派出传教士，他们有严格的训练，纪律严明，卓有成效，如在好望角便建立了新伊甸(New Eden)。^②

在英国，1699年成立了国教的促进基督教知识协会(Anglica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, SPCK)。到了18世纪末，涌现了一批差会：1792年成立了现代第一个传教差会——英国浸礼会(English Baptists)，1795年伦敦传道会(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, LMS)，1799年英行教会(Church-Missionary Society, CMS)。1818年卫斯理成立了差会。1804年大英成立了圣书公会(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)。美国则在1810年出现了美部会(American Board for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, ABCFM/AB)。

19、20世纪的史家将嘉理称为“现代传教运动之父”有些夸大，不

① <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Tharangambadi>(2011/6/19)。

② Andrew F. Walls, “The eighteenth-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y awakening”, in: Christian Miss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.

过，说英国人抓住了历史机遇，使英国成为现代传教运动的集大成者，倒非虚言。18世纪末，欧洲大陆政局动荡（如法国大革命、德国分裂、法俄战争等），而英国作为世界第一霸权有着最强的军事力量，能够通过现代交通工具（海运）将商人、士兵和传教士运往世界任一地点。而18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，唤起了基督徒的传教热情，使得人员补充源源不断，而自愿协会式（voluntary society）的组织方式更使传教差会能募集捐款，传教方式也灵活贴切，不会僵化。这些都使英国（后来是美国）走在了新教传教运动的前列。

现代传教之父视异教为“撒旦国”

就英国来说，首先决定向海外传教的是英国浸礼会牧师嘉理（William Carey），他于1792年成立浸礼会宣教会，次年赴印度（孟加拉）传教，1799年马殊曼（Joshua Marshman）和华威廉（William Ward）加入。他们将圣经译成了数十种语言，单是嘉理一人就独立地用孟加拉语、梵语和马拉地语三种语言译出了圣经，并部分地参与了三十四种其他语言（方言）的圣经翻译。^① 马殊曼还在没有来中国的情况下用中文翻译了圣经。这完全凭的是一种使命感和传教激情。他们三人激发了英国新教“向万民传福音”的决定。新教徒们开始成立各种差会，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。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有：往印度的马丁（Henry Martyn，1781—1812）和达夫（Alexander Duff，1806—1878）、中国的马礼逊、南太平洋的威廉斯（John Williams，1796—1839）、缅甸的贾德森（Adoniram Judson，1788—1850）、南美洲火地岛的加德纳（Allen Gardiner，1794—1851）、南非的莫法特（Robert Moffat，1795—1883）等。^②

嘉理被称为“现代传教之父”（Father of Modern Mission）。在神学上他是一位后千禧年主义者，^③ 他反对加尔文宗预定论所导致的在传道上消极无为的态度，主张当代的基督徒应该像使徒们一样向世界传教。他

^① Classics of Christian Missions, ed. by Francis M. DuBose, Broadman Press, Nashville, Tennessee, 1979, p. 23.

^② 布鲁斯·雪莱：《基督教会史》，428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。

^③ 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William_Carey_missionary (2011-2-14).

在 1792 年发表了著名的《探讨基督徒运用一切手段归化异教徒的义务》^①一文(以下简称《探讨》)，该文与同年他的一篇关于《以赛亚书》44：2—3 的布道一起，促成了浸礼会宣教会^②的成立。这篇文章可谓新教现代传教史的开山之作，集中反映了新教传教运动的神学动力、目标和特征。

《探讨》除导言外，共有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从教义上和原理上讲述传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；第二部分是一个简要的传教史，末后谈到早期新教派别(如摩拉维亚兄弟会)的传教事迹；第三部分是对当时世界人口及宗教形势的分析；第四部分提出了到异教国家传教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，如安全问题、语言问题等；第五部分谈到了成立传教差会和如何提高传教效率等事情。

导言第一句话就是，“我们有福的主曾要求我们祈求他的国度降临，他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在天上，因此我们不仅要通过言词表达对这件事的愿望，还要运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传达他的名声。”作者向世界传福音的心情是很急切的，因为“罪因亚当的堕落而进入到了人子们中间，从此便扩散着他有害的影响。通过变化外形适应时代的环境，它已拥有了成千上万的形式，持续不断地抵消着上帝的意志和设计。”大洪水的记忆不能阻挡人们继续犯罪，在亚伯拉罕之后人们也继续拜偶像，连以色列有时也跟拜偶像者沆瀣一气，反对他们自己的上帝。但“上帝不断显明他终将胜过恶魔的权柄，毁灭他(恶魔)一切的工作，在人们当中建立起他自己(上帝)的国度和势力，并将它普遍地扩展，就像撒旦扩展其势力一样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弥赛亚(指基督)来了又死了……(基督复活后)派出他的使徒把好消息传给每一个受造者，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失去的世界重新回到上帝身边。”

第一部分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在他升天前不久，嘱托他的门徒说，‘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’(马太福音 28：19)；或如另一位福音作者所说，‘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凡受造的’(马可福音

^① “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”，in: Classics of Christian Missions. 该书只印了全文的导言和第一部分。Carey 的全文见：<http://www.wmcarey.edu/carey/enquiry/anenquiry.pdf> (2011-2-14)。本文引用皆出于此版本，不再细标页码。

^② 原名 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，后简缩为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。